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熟/郭良蕙著.-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9.1

(都市情缘小说)

ISBN 7-5075-0791-2

I. 早… II. 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8848 号

(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:01-98-0397)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网址:<http://www.hwcbs.com>

电子信箱:webmastes@hwcbs.com

电话:(010)83086853 (010)83086663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/32 开本 18.75 印张 40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★

印数:6001—9001

定价:25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 早熟..... (1)

第二部 迷镜..... (299)

第一部

早熟

1

陆稚白常常怪妈妈的耳朵怎么那样灵？尽管她推车的动作很轻，妈仍然会扯着喉咙喊：

“放着路不走，一定要踩草地？稚白！”

听声音，妈正坐在客厅里，落地窗的窗帘已因天黑胡乱拉上了，稚白知道妈妈不可能扒在窗帘缝里监视她，她更知道妈妈的眼睛没有透视作用，因此她顶了一句：

“谁踩草地了？”实际上她正以草地作为捷径，把车推到房后面的廊下去。

由妈没有再断定她的过失，证明客厅有客人，而且是熟客人，妈才不顾全礼貌，这么大喊。除了动不动就大喊以外，稚白对妈还有一点不能忍受，太喜欢跟在你后面指指点点的啰嗦。稚白的二姊锦白便常埋怨：“妈鸡蛋里挑骨头。”稚白则认为妈是肉里挑骨头。也许锦白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像鸡蛋里找不出骨头一样无懈可击，但稚白所作所为永远像排骨肉，在妈眼里露出遮掩不住的把柄。现在，稚白胡乱把车一放，如果被妈看见准要挨骂：“车这么胡乱一放就算啦？下雨淋湿怎么办？”即使满天星斗，也非逼她重新放好不可。倘若开口分辩，妈便会搬出老套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！”说着便由天上的风云感叹起自身的祸福来了。

过去，稚白常和妈顶嘴，这两年已长大许多，对于妈多少培养出一点容忍的精神。不过人的容忍力是有限的，稚白有时也会由自身的感觉而同情爸爸。在爸爸变心以前，妈就这样爱啰嗦。爸爸很沉默，无论妈说什么，都不辩驳，稚白以为这是爸爸的性格，不料爸爸把一切不满都堆积在心里，抓住一

次报复的机会，使妈痛苦终身。

还是爸爸厉害。今天的英文课堂上，老师还提过一句：“BARKING DOG IS NO BITE”，用来形容爸爸固然不妥，好在是引用成语。同时稚白对爸爸也没有那样尊重，怪他自己行为不令她尊重。

妈则不然了，向来雷声大，雨点小。妈口头恶毒，行为慈悲。不过只以爸爸这一件事看，稚白觉得妈不是慈悲，而是无能。

稚白站着喘了口气，掏出小手绢擦擦额头，十月天还这么热，怪事！当然与骑车太快也有关系。可能要下雨。稚白走了两步，又不得已地转回身，把车子往里推了推，这时她倒没有顾虑挨骂问题，而是推车总比擦车省力。不料这一推用力过猛，车斜倒在另一辆车上，于是两辆车同时倒在地上，钢架、车轮，尤其那要命的车铃，造出多少声音。那边又是一阵扯喉咙喊叫：

“稚白！这个死丫头毛手毛脚，总是闯祸！”

稚白把车扶起来，气愤地向锦白那辆车啐了一口。车在并不表示锦白在，一定和那个姓陈的小侨生看周末电影去了。小侨生矮小瘦黑，稚白看不上眼，但是锦白喜欢他，喜欢他富有，有橡胶园，喜欢他能够解救自己离开这个家。

只要能离开家就好的，不富也没有关系。稚白的大姐韵白便嫁给一个毫无积蓄的小职员，结婚时预支了好几个月的薪水，稚白偶尔去看看韵白，觉得那种生活虽然太穷困，但胜过留在这只有吵闹而毫无温暖的家里。

家里仍然没有温暖的气息，爸爸照例不在，妈只会哇哇的乱吼人，但是这时的家并不吵闹，妈为了省电，人不在房里不

许开灯。稚白对这所住宅幸而熟悉，否则院深房大真有点恐怖，从记事起便住在这里，哪一步该跨沟，哪一步该迈台阶，全出于下意识动作。

稚白猜测得果然不错，妈正和邱妈妈谈天。邱妈妈的丈夫是一条商船的船长，经常在海外。邱妈妈钞票多，孩子少，不是职业妇女，每天的时间总需要打发掉。远亲不如近邻，几个太太凑起变成一个共进退的小团体，打打麻将，看看电影，轮流聚聚餐，虽然都是一把年纪，但在一起时像学生一样热闹有趣。

邱妈妈是三年前才搬到隔壁的，最初妈并没有和她来往。妈那时很少出去，只家里就够她忙的，和以前住的那家更没有来往。妈常埋怨：“我这一生受害就受在这群孩子身上了。”妈虽然啰嗦，却不喜欢社交，爸爸也没有给她社交的机会。爸爸为人就这么一板一眼的，工作靠他的才干，不靠应酬交际。稚白记事的时候，爸爸是个报社的总编辑，后来获得升迁，到台南当社长去了。那时稚白正在小学六年级被恶性补习弄得昏头胀脑的，根本没有注意到爸爸升迁的事，只听别人向妈恭喜，妈不也很得意。有人问她搬不搬到台南，她还不在意地说：“我才懒得搬呢！搬个家多麻烦！”妈有好多不搬的理由：涛然是个书呆子，什么也不管，我可舍不得这个家，只这二百坪的院子哪里去找？等到爸爸变心以后，妈便迁怒于家中的每一分子：都是你们！如果不为着你们，我随你爸爸到台南去住，他也不会被那个狐狸精迷住。骂就骂吧！连处处拔尖的二姐也不说话，大家都知道妈的心情不好。

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妈的心情不好影响大家的心情都不好。这句话也许言之过重，别人她不了解，但稚白自己的心情确实

有时够坏的，和妈一样阴晴不定。三年初中混过去了，想想看：这个家庭，这种心情，再怎么也培养不出用功的学生，自然这种牢骚不能让妈知道，否则又会拿秀白和丽白作例子。秀白死笨！用功啃书本也没有用。丽白还不是老师逼的，小学本来就是填鸭教育。

为什么当初不搬到台南呢？听说南部的学校功课程度比台北低，读起来比较省力。而妈竟拿她们升学问题作为爸爸变心的借口，实在毫无道理。这种话不能直接对妈表明，只要说出口就等于揭妈的疮疤，会挨打。在这个姊妹众多的家庭里，稚白虽不受宠，但也不是受气包。妈最爱打人，五个手指头好硬，像铁板一样，而且下手时没头没脸的。爸爸平时沉默成性，但看到妈打人，他会慢条斯理地说：别打头，打头伤脑会打笨。妈才不管那一套呢！上了肝火什么也顾不得，老四秀白大概就是给打笨的。秀白真变成了妈的出气筒，可怜的秀白挨打时没有人说公道话了，爸爸总不在家，就是因为爸爸变心妈的心情才不好的，不打打人干什么？老么声白是她的命根子，即使闯了祸也可以平安无事，其余的五个都靠不住，大姐去年结婚以前还挨过巴掌呢！稚白亲眼看见的，躲得远远的偷看，以免受到波及。大姐比她大九岁，去年二十四，只凭挨巴掌也要早早逃出这里。

稚白已经不止一次有过逃家的心意了，然而家虽不好，除此又别无去处。要结婚，十六岁的新娘太年轻，而且还没有找到人。要自立，没有学历及工作能力。无可奈何，她只有恨时间太慢，什么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”，狗屁成语。如果让她论时间，她一定改成“光阴似牛步，日月如龟爬”。她虽然有此高论，但毕竟不敢写在周记或者作文本上，那样老师会给她打零

稚白忽然想起猫头鹰似的邱妈妈，于是顶撞了一句：

“你交的朋友好！”

等到妈骂出死的字眼，同时伸手要打她时，她笑着跑开了。

妈说过的话可能当时就忘掉了，稚白却忘不了。妈虽然太啰嗦，但是在啰嗦中有时能够一针见血。除了妈以外，稚白也听过别人批评梁华元半男半女，或者是不男不女，又男又女，反正意思都相同。

梁华元的名字不也有点带着男人气？稚白常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像女人，梁华元尤甚。她没有问过华元，但她猜想也许华元的父母故意起这样的名字，就像故意把她当男孩抚养。华元没有兄弟，只有一个姐姐，比她文静娴雅。稚白不知道别人对她们姐妹的看法，她则深深惊奇两人的差异。而且两人的兴趣不同，不常在一起。她很羡慕华元有自己的房间，而她必须和锦白共住，以前加上韵白更惨。她们姐妹常埋怨妈房子窄，妈反过来埋怨他们长得快。妈说十几年前买下安东街这块地皮盖房子的时候他们都小，秀白、丽白和声白三个不知道在哪个石缝里藏着呢！当时认为已足够使用，不料孩子长得像树一样，房屋被蔓延的树荫遮住，也被蔓延的孩子们挤破了。幸而韵白已结婚，如果锦白也离开，她自己独霸这间房该有多好！她会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也不会总被妈训她没有条理了。人都爱惜属于自己的东西而疏忽属于两人或者众人的。有锦白在，她才不愿意劳而无功呢！

物以类聚，也许是真的，只看妈那些朋友吧！不是没有丈夫，便是丈夫远离，否则就像妈这样丈夫出问题的。自然也有

住：“稚白。”

稚白不得不站住，只是妈一人打量她还无所谓，邱妈妈也在注意她。邱妈妈架了副黑边眼镜，脸又瘦小，活像个猫头鹰。真不知猫头鹰有什么可爱的，还是前世修来的福气？邱伯伯很宠爱她，每次出海回来都带给她不少东西。妈总是怨叹爸爸从来不买什么给她。变心以前也没有买过，如果妈埋怨，爸爸就会慢吞吞地说：“钱都交给你了，你不会买吗？”于是又引起妈更多的埋怨，嫌家里开销大，钱不够花。稚白对家里的开销没有研究的兴趣，只觉得妈言过其实，主要是妈小气。说妈小气并没有冤枉她，不过她的小气包括对自己。妈很少进理发馆，也很少置新衣，光光滑滑的发髻是自己梳的。妈和邱妈妈坐在一起，妈虽然家常打扮，但比全身舶来品的邱妈妈耐端详。妈年轻时是漂亮人物，此话不假，即使到今天，仍然有一番风韵，只要不开口作泥菩萨。一开口就显得婆婆妈妈的有点俗气。

陆太太偏偏不了解女儿的心理，冲着她大开其口：

“现在才回来！疯到哪里去了？”

妈虽受过大学教育，用字却不文雅，什么疯呀，死呀，鬼呀，贱呀，常挂在嘴上。大约有邱妈妈在一旁，妈才收敛一点，否则话更难听，脸色更难看。

“同学家。”稚白不得已才回答的，如果不是怕引起妈发脾气，她才不愿理呢！现在才回来？能不回来的话，现在她也不愿回来，甚至永远不回来。妈只顾责备她，也不替她着想一下，哪一次进门给她过好脸色？总要找几句话训训她，好像只有训人才能消气似的。爸爸从不这样，爸爸的态度虽然冷峻，但是从来不无缘无故乱吼人。

“吃过晚饭没有？稚白。”

这就是邱妈妈可爱的地方，懂得体恤人，妈才不理睬这一套，不等她回答便说：

“管她呢！那么大的人了，反正不会饿死。这么多孩子，凡事我都要操心，早就没命了！”

稚白局促地站在那里，觉得妈这样表现在邱妈妈眼里对她很没有面子。

妈却丝毫不觉得没有面子，反而为她的表现而觉得没有面子：

“越大越不懂礼貌，叫邱妈妈没有？”

“叫什么？”邱妈妈立刻打圆场：“天天见面。”

“到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，让王妈给你弄弄。”

得到妈施舍般的命令，稚白急忙找台阶下，就因为邱妈妈在座，走前她还故意逞强说：

“我不要吃。”

她的脚步很迅速，但仍然听见邱妈妈压低声音对妈提出劝告：

“稚白挺乖的，别总骂她。”

“乖！”妈哼着，无论说什么话都不能忍受把声音压低的委屈：“阳奉阴违，一肚子主意。”

“我很喜欢稚白，”邱妈妈赞美别人倒很慷慨：“看她长得多好啊！皮肤油嫩油嫩的，笑起来真逗人爱。”

“还逗人爱呢！净惹我生气。长得像样有什么用？一天玩到晚，不知道用功！今天星期六，下午没有课，不见人影。”

稚白在自己房里撇撇嘴，你不是说眼不见心不烦吗？早回来作什么？

“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锦白说去看电影，老四老五在学校补习，无论出出进进都要说一声，就是稚白像无定向风一样，不回来吃饭也不打个电话，在家讨你的厌，不在家又让你担心，谁知道她都在鬼混什么？”妈又叹了口气：“只好睁个眼闭个眼，不认真，要不然呀真会短命。”

稚白向自己耸肩一笑，妈今年四十八了吧？已经这么老还说短命，自以为年轻得很，真是可笑极了！

“现在的女孩都是这样，和男孩子差不多野，女同学一起玩玩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怕交上男朋友就麻烦了。”

“稚白才十六岁，交男朋友还早，锦白倒是有男朋友了。真巴不得她们一个个快嫁出去！熬到小声白也大学毕业，我撒手归西也放心了。”

听到这里稚白更加不耐烦，妈总是死呀活的。最初她也曾怀过惟恐失去妈妈的忧惧，习惯以后，她反而觉得妈妈常提死活很多余，好像无病呻吟，又像要挟谁似的。死，每个人都有这一天，有什么稀奇？稚白忽然发现越怕死的人，越把死挂在口头上。像她，今天连明天是不是还活着都不会担心，而妈天天喊着要死，却计划到声白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声白今年不过九岁，再过十年，恐怕她都变成老太婆了，何况妈？

换好衣服，稚白到洗澡房擦了一把脸，顿然凉爽不少。呼吸平和汗已消，才感到胃空空的，不觉向厨房走去。

稚白没有说假话，她确实在梁华元家吃过晚饭。只是作客和作主人不同，她和梁华元很熟，但是和她的爸妈不熟。梁妈妈如果和妈交上朋友就好了，旗鼓相当，你一句我一句绝不会冷场。梁妈妈东问西问的，虽然是些普通的问题，也颇令她

受拘束。还是梁伯伯好，人矮小，却很庄严。生长在姊妹众多的家庭，她几乎排斥所有的同性，而对异性怀着好感。声白除外，因为声白太受宠爱。

王妈在洗衣服。大凡没有知识的人，思考的时间少，嘴却不愿闲着，免得寂寞。只有妈虽有知识却表现得像没有知识。不知是妈影响了王妈，还是王妈影响了妈，主仆二人的话都是既多又杂，声音来得又大。王妈更喜欢埋天怨地。稚白那声“王妈洗衣服呀？”的关怀只不过想取悦于她，好让她为自己效劳，不料由此引起她的牢骚：“不洗衣服行吗？一个人侍候七八个人，早晨忙不过来，不晚上洗怎么办？你们当小姐的就知道饿了跑厨房，晚了跳上床，谁像你们那么有福气！”

王妈的嘴连珠炮一样，稚白对妈可以容忍，对一个下人她才不客气呢！不等她说完便接过去：“什么七八个人？你再算算看？”

王妈那老骨头绝不肯对她眼看着长大的女孩服输，她翻着小眼睛，虽然她想起大小姐已嫁出去，想到先生没回来的日子，但她偏偏找理由：

“你以为我算错了？只会多不会少，哪天不添一两个客人吃饭，你说说看。”

“今天有什么客人？”稚白一面拉纱橱，一面问。

“石先生。”

“哪个石先生？”

“别乱翻了，剩菜剩饭在冰箱里呢！吃饭的时候不回来，现在像饿狼一样。”王妈和妈一样，言语恶毒而心肠慈悲：“等我把这两件衣服搓出来，给你热热吃。”

“算了，我自己去。”稚白连她搓一件衣服也等不及，不过

转身的时候，她又问：“王妈，哪一个石先生来吃饭了？”

“哎呀，就是你们的石小叔。”

“石小叔？他什么时候从东京回来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王妈望着她的背影喊着：“喂！三小姐，剩菜剩饭不要乱搅和，明天还当早点吃呢！”

稚白走得很快，虽然王妈声震屋瓦，装作没有听见，王妈也拿她没办法。

2

但是对于妈，她便不能装聋作哑了。

“稚白。”

“嗯？”她情绪低落地抬起了头，因为她已警觉到妈的声音不带善意了。

“洗澡间的灯是不是你开的？为什么不关上？”

“忘了。”

“你倒忘不了吃。房间的灯也不关，看你一人要费多少电？”妈走到餐厅来，向悬在中央的有三个灯泡的吊灯望了一眼。灯太亮，有时把餐桌上的鱼和肉照得很惨淡，现在妈的脸色照得也很惨淡，妈远看还可以，只是灯光无情，何况妈自己要暴露弱点，嘴角向下撇着，人家说她笑起来像妈，果真如此，她要怀疑她的可爱笑容是不是可怕了？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妈的视线转移了目标。

“冲牛奶。”稚白慢吞吞地说。妈明明在注意她的动作，却仍然要多余地问一声。这声问话却有它的效果，本来她还想多挖一茶匙的，却胆怯地及时而止了。

由稚白那种慢吞吞的声音，陆太太想起陆涛然来。刚吃

过剩饭，答话时仍有气无力的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冲一杯牛奶喝，本来也不算过错，但陆太太一气，连把对丈夫的积怨一起发泄出来：

“早晨一杯，晚上一杯，一罐牛奶两天就折腾完了。你以为买奶粉是给你喝的吗？声白身体弱，丽白补习得面黄肌瘦的。你凭什么补养？”

“人家外国人把牛奶当水喝。”稚白并不介意妈的责备，反而把眉一扬，一派淡然。

陆太太就不能忍受她那派酷似陆涛然的淡然，不过涛然的淡然更淡，说话时五官都不移动，若不是不可能，大约嘴唇也不动。

“外国！外国什么都是好的，可惜你做了中国人。”陆太太狠狠地瞪了稚白的背影一眼：“死丫头！连奶粉罐也不盖好，透了空气就一团一团的了。”

“你不是说两天一罐吗？不会成团就折腾完了。”

陆太太听到风凉话想回骂一番的，却见她已扭着走进自己的房里。

陆太太原可以追过去的，竟一时呆怔起来，由稚白的背影得到一些以前未曾有的感觉，她忽然发现那背影有了明显的曲线。稚白的臀部虽然仍瘦小，肩膀却很圆润，而且腰部纤细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摆的，虽然是故意的，却也有几分俊俏。陆太太不觉怅然若失，女儿的长成，正表示她的衰老，女儿多了些什么，也就是她少了些什么。自然这种感觉并非始自今日，在韵白及锦白身上，她都这样感到过，所不同的只是她一直把稚白当作一个幼稚的孩子，三年中间，她认为太多的事在改变。但她又认为有些事没有改变。是受困扰无暇自顾的关

系，她疏忽了对孩子的注意力，除去最小的儿子及女儿以外，其他的，她几乎不闻不问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当她痛恨涛然的时候，她也附带痛恨孩子，好像他们应该负责她所遭遇的不幸。她只知道三年来她受的苦至深，没有想到三年之中稚白像幼苗一样，虽未经培育和灌溉，却靠着天然的阳光与雨量发出许多新枝，眼看就要浓密成荫了。

不，还早！陆太太吸了口气，才上高一，等到读大学还有好几年呢！陆太太这样想，仿佛借此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似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孩子们慢一步长大，自己也可以慢一步老去。以稚白的学业成绩，能不能考取大学很有问题。稚白的聪明在六个孩子里面是不可否认的，无论什么事只要她肯做，她便会做，可惜她太懒惰，太贪玩。韵白有着涛然的沉静，在涛然的熏陶下，读书肯按部就班；锦白读初中时还上进，高中就走下坡了；稚白小学阶段也名列前茅，总之陆家有变故，如同在风雨中摇曳的树枝一样，鸟雀怀着危在旦夕的惊栗，无法在巢中得到安栖。

送走邱太太已有了一阵了，却又想起邱太太刚才劝她的话，说稚白乖，那是不够了解，但下面那句“别总骂她”值得考虑，稚白的背影使她产生一种警惕，她在默默自问：是不是应该给她保留一点面子？

陆太太关上灯，蹑蹑走到电视旁边，和小儿子一起看起电视来，对于这项问题她觉得并没有让她多加检讨的价值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乳腥未退，挨挨骂又算什么？如果要谈保留面子，难道涛然不应该为她保留吗？而他竟然公然猖乱，和那个姓石的女人同居在台南。

陆太太往这方面想时情绪已经平和了，至多窒闷地叹口

气。最初还得了？只要一想她便胸口发痛，一个丈夫有外遇的女人哪里还谈得到什么顺心？喜怒无常，打骂孩子都是言行不能由己的事情。不过这两年她已看开了不少，除了自苦苦人以外，她也懂得苦中作乐了。

可惜今晚无乐可作，本来可以凑上一局的，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把牌局冲散，而那个不速之客行色匆匆，又去赶另外的洗尘场面。星期六人人需要消遣，搭子拆散以后临时想组织很难，剩下一个邱太太本来可以谈谈天，却被喊回去接电话，看情形另有计划，不会再来了。

陆太太打了个哈欠，正觉电视节目无味时，身后传来一声“妈”。回过头去，望见稚白那张脸确如邱太太所说油嫩油嫩的，而且那张脸上的表情一派清新，丝毫未带着斗嘴的介蒂。说她还幼稚不错吧？事情过去转眼就烟消云散，不会像大人那样存在心里。

“什么？”于是陆太太的语气也缓和了一点。

“石小叔回来了？”稚白在妈答应一声以后，又接着问：“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上星期，你管这闲事作什么？”

“我听王妈说 he 在这里吃饭，这么早就走了？”

“他另外有应酬，陪我在饭桌上坐了坐，”陆太太不满地瞟了稚白一眼：“还不是看我冷清，你们都疯在外面不在家。”

“我在。”声白嚷了一句，眼睛并没有离开电视机。

“你最乖，妈最疼你。”

稚白没有说话，但嘴角露出一丝不满之意。她不能忍受妈对声白那种声调及态度的肉麻。同时她对声白的受宠非常不服，妈就从来没有抚慰过她，除了生病得到一点关怀以外。